

# 聚光灯旁的绿叶，成就“非一人之戏剧”

## 上海京剧院举行的跟头、把子比赛引发人们对武戏演员的关注

■本报记者 王筱丽

“上京跟头王！”上周末，上海京剧院本年度跟头、把子比赛结束后，95后武戏演员李泽鹏在社交平台发了一则参赛视频，串虎跳前扑、串小翻甩脆、串小翻前扑、串小翻跟子、串三不样一连近30个跟头行云流水，让人忍不住叫好。看着网友跳起大拇指的评论，李泽鹏兴奋之余，脑海不禁闪过一丝念头：“这样的跟头我还能翻多久？”

比赛结束后，上京的武行演员们合影留念，一张张笑容的背后是鲜少向外人道出的汗水与寂寞。作为戏曲表演艺术手段唱念做打的重要一项，武打和翻跌是最惊险也是往往能够掀起观众高潮的技艺。聚光灯下，武行们多是C位一旁的“绿叶”；排练厅里，与长年训练相对的却是短暂的舞台生命。正如上京首任院长周信芳所说——“戏剧非一人之戏剧，亦非一部分可称为戏剧，务须全体演员聚精会神表演，方能成为戏剧。”正是因为他们们的存在，才定格了那些华丽的瞬间。

### 台上的惊艳一刻，台下的伤痛和寂寞

“算是超常发挥了。”武戏演员王钰皓有些腼腆地对记者说道。生活中的王钰皓戴着一副淡色边框的眼镜，说话轻声细语，与台上出手利落的形象很是不同。比赛里，他和赵宏运搭档，带来一段出自《雁荡山》的“夺刀”，拿下把子比赛一等奖。“上一次《雁荡山》演出，我对这套把子印象深刻，这次比赛拿出来练一练，也是提升自己。”

跟00后、95后比起来，80后王钰皓



台上十分钟，台下十年功。为了完成精彩的翻打跌扑，武戏演员们付出了大量时间和汗水。 一鸣摄

皓算是上海京剧院武戏演员里的“老人”，2009年从上海戏校毕业后，他就进入剧院工作。他仍旧记得，自己12岁那年独自乘火车到上海求学的情景。那时，但凡有上京的演出，他总是到天津逸夫舞台观摩学习。课余时间，他喜欢看五角名家严庆谷的《金刀阵》录像，“蹦金刀”等高难度技巧令他着了迷。

武戏演员似乎都有个调皮的童年，王钰皓与李泽鹏都曾是因为活泼好动被家长送入武术学校，再进入了戏曲这个行业。然而，真要吃上京剧这碗饭，个中艰辛不言而喻。从腿功到毯子功，从清晨六点的早功到夜间的晚自习，李泽鹏如今回忆起来，“没有别的，就是累，太苦。”李泽鹏入校时，武戏班一共有16个人，到了毕业时剩下11个

人，其间有人转班有人退学，而目前留在戏曲这行的，只有3人。“坚持”，在王钰皓和李泽鹏的交谈中，这是出现频率最高的一个词。戏校练功太苦，咬咬牙坚持一下，就毕业了；工作后，练功太枯燥，在排练厅和同事打打趣，也坚持了下来；遇到伤病，心里难免忐忑和焦虑，还要坚持着等待痊愈……李泽鹏的左手有一处腱鞘炎手术后留下的明显刀疤，“长时间手撑地，这里就容易肿起来，手指到现在还有些不灵活。”他抚摸着伤疤说。

### 优质生源难觅，如何保证演出完整性

两个月前，上京版的《奇袭白虎团》在戏迷间轰动一时，剧中高难度的

武戏实属亮点。作为“尖刀班”的一员，李泽鹏完成了从距地两米多的高台上跃下的“云里翻”的动作。“我有些恐高，站在高处腿就抖得不行。”为了帮助李泽鹏克服恐惧，今年已近70岁的资深武戏老师商国生与他一起站上高台，“我把着你，你放心下去。”商国生是剧组特地请来的技术指导，也是一路带着李泽鹏练功的恩师。

“这一行舒舒服服是出不来的，受伤几率太高。”从事武戏教学40多年，商国生看见太多孩子因为练功演出手脚骨折、轻微脑震荡，“有时真的不忍心招学生。”2004年，商国生一手招收了上海戏校第一届武戏班，学成之后被全国院团一抢而空，此后2006届、2010届、2016届皆是这样的情况。虽已是退休的年纪，商国生依旧惦记着武行的好苗子。“现在各方面的就业路子广，优质生源越来越难觅，如果没有系统性的招生和训练，就怕未来上海舞台上，跟头越来越少，大武戏越来越少。”他感叹。

“那天演出，奚中路老师人还没出来，刀一亮相，台下就炸了。”回想起不久前《武松》的演出，王钰皓眼神里有挡不住的光，“武戏站在台中间的机会不多，就特别羡慕享受观众掌声的那种感觉。”对于武行来说，“延年”至关重要——在健康的前提下，保持良好的身体素质，尽可能地延长艺术生命。“武行演员的黄金期基本从20岁开始，到33岁左右。”上京业务部主任张磊透露，为了让更多人关注到武行，周信芳戏剧空间的驻演项目“京剧周三”多以武戏开锣，剧院也为演员们购置了保险，“京剧舞台上人不成戏，三人以上才能诞生纷繁的‘档子’，有了他们的翻打跌扑，表演才是完整的。”

# 从奥本海默的视角，回望历史的荒诞面

全球票房已达七点八五亿美元，这部导演诺兰过去十年里最卖座的电影——

■本报记者 柳青

电影《奥本海默》8月30日起正式在中国公映，截至目前，影片全球票房7.85亿美元。这部没有高概念、不以大规模视效场面为卖点的人物传记片，成了导演克里斯托弗·诺兰在过去10年里最卖座的电影，超过了《信条》《敦刻尔克》和《星际穿越》，甚至有可能超越诺兰最受喜爱的电影《盗梦空间》和《蝙蝠侠：黑暗骑士崛起》。

上周，诺兰在上海和观众交流时，提到他不希望观众带着观影负担：“什么都不了解是最好的。我没有特别的信息给观众，电影重要的是给人们带去一种体验。”他不止一次强调，他在写作和拍摄的过程中，最注重的是“奥本海默的视角”，这个创作思路决定了《奥本海默》既科普了与奥本海默有关的历史，又不是一部按部就班的传记片。

对人物命运和精神世界的体验，远甚于面面俱到的信息量，仅这一点便成全了诺兰的“轻舟已过万重山”。如果试图用一部影片去毁誉交加的“原子弹之父”盖棺论定，那才是创作者的傲慢，也难免落入盲人摸象的窠臼。因为观察视角和距离的差别，注定造成“横看成岭侧成峰”的印象。

诺兰的剧作以《奥本海默传：“原子弹之父”的美国悲剧》为蓝本，大量对白直接来自传记，在一定程度上，《奥本海默》甚至可以被视作一部奥本海默主观视角打开的文献剧。《奥本海默传：“原子弹之父”的美国悲剧》是两位作者合作完成的，凯·伯德以撰写政治人物传记著称，马丁·舍温擅长的领域是20世纪的核武器发展史，这两人是好朋友。舍温在退伍前，是美国海军的低级军官，近距离地亲历了1962年美苏之间一触即发的古巴导弹危机。1979年，重返校园且成功发表博士论文的舍温，已经是有名气的核武器以及相关近代史的研究专家，接受出版社邀约写一本奥本海默的传记。当时他计划用五年完成这本传记，但很快他面对考据如山的工作，意识到文稿遥遥无期，向好朋友伯德求助，之后他俩一起工作了25年。

即便是这部让两位作者呕心沥血投入长达四分之一世纪的传记，出版后仍然被评论“对奥本海默的科学研究写得太少”，英国的一位哲学教授雷·蒙克直接说：“如果不能对科学家的工作有一定的了解，就不能声称了解他。”蒙克也是个优秀的传记作者，他展开自己的研究路径，出版了新的奥本海默传，名为《在核的中心，奥本海默的生活》。

美国物理学家弗里曼·戴森为蒙克的这本传记写了书评，他首先挑明奥本海默一生至关重要的四段经历：在哥廷根大学决定投身量子物理研究；在伯克利大学创立美国量子物理学派；主持第一颗原子弹的制造；担任美国原子能委员会顾问。距离这篇书评发表多年后，电影《奥本海默》也是围绕这四段经历展开的。戴森和奥本海默有过在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长期共事的经历，他在书评中大量写人第一手的观察和判断：“奥本海默在普林斯顿只谈理论物理的新发现。失去美国原子能委员会顾问一职并不让他感到悲哀，他不在意失去国家机密的安全许可，华盛顿的政客伤不到他。他真正痛苦的是没有成为伟大的科学家，波及全人类命运的军工项目耗费了他的生命，但他一生没有解决任何物理学领域的深层次问题。”戴森也写到了奥本海默令人扼腕的晚年：“他由于丧失了从事科研的能力而感到绝望，一切都太迟了，他作为科学家的日子已经过去了。我只能安静地握住他的手陪伴他。”

曾在拉斯阿拉莫斯和奥本海默共事、后来负责主持美国第一颗氢弹研发的爱德华·泰勒，对联邦调查局的人说：“奥本海默因为年轻时的挫败而有人格缺陷，他没有成为杰出科学家的能力。”或者戴森含蓄地描写奥本海默在科研工作里的志大才疏。这些来自同行的评价和结论，无意识地把他们塑造成了古典悲剧的人物，他的成就和失意都被赋予强烈的伦理目的。当然，奥本海默本身也是个有古典理想主义追求的人，毕竟当爱因斯坦劝说他离开美国时，他否定了“现代人有权选择国家”这个理念，顽固地留在美国。

诺兰在电影《奥本海默》里最大的贡献恰恰在于对古典的告别，把奥本海默这个“人”从“20世纪英雄”“有争议的英雄”“美国当代政治的不完美受害者”这些浪漫主义的面具里释放出来。他偏爱的非线性叙事彻底地瓦解了传统的戏剧闭环，也因此抗拒用高于人物的全知视角去定义“他是谁”。看完电影，观众会意识到“原子弹之父”是一个苍白的定语，奥本海默的一生无法被概括，他在感情、科研和天途的十字路口作出的任何一次选择，都无法给出确切的解释。

为什么诺兰在世界各地的映后谈强调“感受比功课重要”？因为影片关心的并非用拼图的方式还原完整的“人的形象”，而是通过奥本海默主观回忆钩沉着他的支离破碎的际遇，照见了20世纪历史异化的、荒诞的进程。作为个体的人是开放的、不确定的，无论是奥本海默和泰勒的分道扬镳，或斯特劳斯处心积虑地构陷奥本海默，站在他们背后的不是古典意义上的不同伦理，是极为具体的弥散于社会环境中的混沌、矛盾和阵营撕裂的疯狂。当诺兰说出他在写作中关注凌驾于时间的永恒议题，关注过去和现在的平行，这种“平行”不仅是核科学和眼下AI的类比，也是时代环境和语境的类比。

得益于男主角基利安·墨菲的表演，诺兰的剧作得到了完成度很高的呈现，这也赋予整部电影少见的质感——更多存在于当代小说和现代戏剧中的文学性，被带入了电影，这在当下的电影里实在是很难得的。



电影《奥本海默》剧照。

## 最近申城上新了一批体量不算惊人但主题、视角值得说道的展览

# 顶流与爆款之外，美展还有哪些可能



▲龙美术馆(西岸馆)冈瑟·弗格亚洲首场大型回顾展“路与径”现场。

▲金山区博物馆“民族之光——百年马利和她的艺术家朋友们”特展现场。

▲上海当代艺术博物馆“全球首次回顾展”“形构间”现场(均展方供图)

制图：冯晓瑜

■本报记者 范昕

最近并非艺术展览的旺季，继前段时间多个海外名馆国际大展集结而至之后，申城上新了一批体量不算惊人，主题、视角却值得说道的展览：放眼全球、和而不同、各美其美的海外名家首展引人注目；深耕本土，另辟蹊径展开的海派文化、江南文化叙事予人回味。

业内人士指出，“顶流”“爆款”现象级展览可遇而不可求，眼下的这批新展，诠释着申城艺术展览生态的多样性，“来上海看展”的金字招牌正渗入日常肌理，化为城市生活的底色。

### 放眼全球 新鲜的名家首展引人注目

莫奈、梵高、毕加索、达利等耳熟能详的艺术名家之外，世界艺术的花花筒里，还有怎样的绚丽景观等待发现？选择上海登陆的首展越来越多，为人们不断拓宽艺术视野，其实也是对申城观众审美鉴赏力充满信心的一种表现。

“原来，极简风绘画也可以千变万化！”看完龙美术馆(西岸馆)新近揭幕的冈瑟·弗格亚洲首场大型回顾展“路与径”，不少人不禁发出如是感叹。这位德国艺术家的作品看上去极简，却有着丰富的表现力。展览汇集的76幅作品，贯穿弗格艺术生涯，除了“点画”“网格绘画”“灰色绘画”

等标志性系列作品，还包括此前鲜有展出的“漆画”系列作品，全方位呈现艺术家在极简风绘画道路上的不懈探索。例如，“网格绘画”系列介于计算与直觉之间，采用更富表现力的、强调绘画手感的笔触；“不对称棋盘格”绘画系列中，交叠错落的色块充满了随意性和不规则性；昏暗且不透明的窗格构成“窗格绘画”系列，窗格的几何特质被着重表现，人们的目光却无法穿过这些窗格。

一个电影空间，一个光影空间，占据外滩美术馆两个楼面，呼应出黛安·塞弗林·阮的亚洲首场机构展“在她的时间里”。这位越南裔美籍艺术家以涵盖摄影、电影与装置的丰富艺术实践著称。展览两个空间里展示的，分别是两件沉浸式装置：一件是艺术家首部短片《在她的时间里》，该展览的全新委约作品；一件是新作《你年轻吗？不要紧》，以灯光与音效营造出复杂精细的“时光隧道”。

尽管在上海留下上海交响乐团音乐厅、上海证大喜玛拉雅中心等标志性建筑，对于已故普利兹克奖得主、日本建筑师矶崎新的建筑设计理念，中国观众却未必熟知。登陆上海当代艺术博物馆的“形构间”，是矶崎新全球首次回顾展，涵盖模型、手稿、装置、绘画、影像等多种媒介方式，以微观的叙事方式呈现出矶崎新60年来的建筑设计谱系以及他超越建筑本身的文化与思想实践。矶崎新建筑实践生涯中的九个关键概念，串起此

次展览。例如，“过程”便是其中之一。针对1960年代城市持续无限增长的现实，矶崎新提出“过程规划”的方法，将规划阶段和建筑完工后发生的不可知变量也纳入建筑设计的思考中。“间”则呈现了矶崎新关于时间和空间、西方和东方、传统和现代的深刻思考。洛杉矶当代美术馆可谓矶崎新运用“间”概念的代表作，多种几何形在黄金分割律的组合下，体现出典型的西方形式感，而各个局部的互相交错对峙，又令人感悟到东方的哲理。

### 深耕本土 别样的文化叙事予人回味

而聚焦脚下的土地，激活既有艺术资源，深耕本土的艺术展览也能以别出心裁的视角予人惊喜，并且丰富观众对于海派文化、江南文化的认知与思考。

诞生于上海的“马利”，中国画材料第一品牌，其百年史成为中国美术发展进程的生动写照。亮相金山区博物馆的“民族之光——百年马利和她的艺术家朋友们”特展，以民族颜料品牌“马利”展开其艺术家朋友圈，背后可见城市精神。展览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便是刘海棠、朱德群、张充仁、周碧初等诸多名家使用马利颜料绘制的52幅艺术作品，包括书法、国画、油画。中国第一支广告色颜料、中国第一支水彩颜料、中国第一支油画颜料、中国第一支蜡笔、中国第一支软管国画颜料……百年马利的历史上创下的多个“第一”，也成就了艺术家们的精彩探索。

近百年前达到顶峰的装饰艺术风格，在上海留下过广泛的印迹。从楼房、家具到月份牌、广告牌、绘画、书籍、杂志，无处不在。而在接纳、推广装饰艺术方面，虹口区恰属上海分布的高密度区。朱吧瞻艺术馆正在举办的“千帆竞发——虹口·art deco 冬冬强江南田野调查(城市考古)文献展”，从知名摄影家冬冬在虹口开展了近一年的田野调查出发，深度挖掘沿江沿河装饰艺术物理遗存，寻找上海装饰艺术的缘起和流行至今的原因，运用海派城市考古激活城市历史文化资源。

江南文化同样隐藏着值得开掘的宝藏。近七百年前元末明初诞生于昆山巴城的“玉山雅集”，与东晋的“兰亭雅集”、北宋的“西园雅集”并称为中国古代三大雅集，前后吸引约140位文人雅士参加，以诗词歌赋为媒介，留下大量艺术佳作，成为江南文化形成和发展过程中重要的文化见证。刘海棠美术馆上新的“宴·乐：玉山雅集特展(第二回)”，携手侯北人美术馆、苏州美术馆、常州西太湖美术馆、苏州美术学院等长三角艺术机构共同主办，继两年前首展“文采”之后，此次选取宴乐的角度展开。展览特别结合元四家之一倪瓒撰写的《云林堂饮食制度集》以及《玉山雅集诗集》，汇聚现当代艺术家创作的相关作品90余件，以艺术图像中的空谷抚琴、炊烟袅袅、江南物产等，讲述从古至今江南地区的生活场景，也将昔日雅集的氛围和雅士们的情感在美术馆场域与观众联结，试图呈现玉山雅集背后的文化内涵。